

第十二回 急救夫人起三軍 運奇謀遂破六步

詞曰：

五花擊鼓下岩嶠，馬蹄驕，金戈耀日畫旗飄，萬民號。

烽火連宵至，將軍膽戰心搖，須臾血肉滿關郊。滿關郊，此鬪問誰挑？ 右調《望仙門》

話說梅小姐殺了饒有，把屍首拖在破室內柴堆上，放把火燒了。梅小姐道：「哥哥住在此無益了，奴同哥哥趕出河口，僱船隻與哥哥，同黃聰到省城看視黃郎。奴同黃漢從路上趕回天馬，就提大兵來救。」說畢，一齊起身趕出河口，僱隻快船與志龍同黃聰去了。梅小姐遂同黃漢取路逕回天馬山來。不則一日，已到南江，早有伏路小軍接著，飛報上山來。梅英聞知大喜，忙率領將士下山迎接。梅小姐見了梅英，放聲大哭道：「黃郎被督府縮胸誣他交結瑤人，圖謀作反，屈打成招，監禁南海，望賢弟作速發兵救取。」梅英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縮胸這賊子！孤久欲與他作對，今乃敢陷孤姐夫！願姐勿憂，待弟與軍師商議，就發兵去救。」言畢，軍士簇擁上山，至寨坐定，眾將俱來參見畢，梅英就著人請軍師。諸葛同到來，敘禮坐下，梅小姐把逢玉受陷始末緣由，一一告訴了一遍道：「望軍師早發奇謀，救取姐夫！」說畢，歔歔不勝。

諸葛同道：「番禺，一都會也，攻之非易，必須謀出萬全，方能有濟，尤不宜輕舉妄動。今據小姐所述，老者聞而未見，志龍見而未真，還須差人到省打探的確，方可出兵。請小姐放心，且進後寨少憩，待不才差人打聽，如果的實，現放著不才與大王兩個，決不致姑爺有半點差池。」梅小姐起謝，退入後寨。梅英就差神將陳龍往省探聽。這個陳龍，綽號千里駒，其行如飛，一日一夜能行一千里路。不消兩日，便探聽回來，稟復道：「末將到南海縣門首，遇著黃聰從監中出來，說姑爺熬刑不過，已招成叛逆，在監聽斬，叫大王小姐作速去救。」

梅英聞言，急請諸葛同商議。諸葛同道：「既已確實，則不得不救，但肇慶為省西咽喉，城池堅固，又有重兵把守，非急切可破。不破肇慶，又恐阻我糧道，又恐扼我歸路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如此如此，裡應外合，則唾手可得，不知大王小姐肯為姑爺一行否？」梅英、梅小姐一齊道：「軍師妙計，奴姐弟願往。」諸葛同道：「大王小姐既肯一行，明日可先撥定人馬，俟大王下山十日，大兵陸續進程，約定兵至肇慶第三日，三更時候，大王可斲開西門為內應。」梅英應諾。

次日，梅英升帳坐下，聚集諸將聽令。撥萬人敵為先鋒，軍師諸葛同為中軍，鐵老虎、石春白為左右翼，宋金剛為合後，各領生熟瑤軍五萬。銅貓公拘集官民船隻三千艘，領兵五萬，崑崙奴五百名，從水路進發，為諸軍救應。陳龍、黃夢魁運糧接濟。分撥已畢，把劍印付諸葛同道：「眾將俱聽軍師節制，違者立斬。」眾將齊聲應諾，吩咐且退。梅英轉至後寨，與姐梅映雪打扮做鳳陽府打花鼓的。梅映雪頭纏一條青縐紗，身穿元青緊身夾襖，大紅緊袖，紅呢領。梅英亦穿上短衣，頭上包巾，腰繫二色帶，淡紅褲，靚鞋子。各暗藏流星錘，悄悄下山，向肇慶一路，嘶起鑼兒，擊動花鼓唱將來。至了馬墟，牙人販子見了，齊聲喊道：「金童玉女下降了！」一時間挨肩擦背的圍繞上來看。梅映雪嘻嘻的笑道：「賢弟且唱一套與列位聽聽，就討些齎發。」梅英道：「姐說得是。」遂打起鑼鼓來，梅小姐引喉唱道：

姐也兒，鳳陽來，那怕千山萬水，越破弓鞋，但願得個多情君子，贈奴金釵。

扳郎頸，鬥個嘴來合和諧，漫道郎垂還是奴垂。

一把聲就如新鶯出谷般，唱得眾人莫不心搖目蕩，智亂神迷。正聽得好，一聲鑼響，歌已唱完，眾人齊聲稱贊道：「妙！妙！大家多斂些錢來，求這姐姐再唱一隻與我們聽！」眾人嚷猶未了，只見人叢中鑽進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打花鼓的跟我來，錢大秀要打花鼓哩！」眾人聞錢大秀要打花鼓，遂不敢阻擋，讓開條路與梅小姐兩個走，只在後面簇擁跟來看。梅小姐暗想道：「那個錢大秀這般聲勢！」走進店來一看，原來就是錢子乾。因在博羅被梅小姐打了一頓，又羞又苦，走回來連日臥在牀上，今日見天氣清明，出來散悶，聞得來了個花鼓子弟，生得甚好，遂著人來喚。兩個上前見了禮，梅小姐卻認得他，他卻認不得梅小姐。梅小姐見他鼻尖上還貼著小小一個膏藥兒，忍不住伏在梅英背後，咬著袖兒格吱吱的笑。

梅英不解其意，回轉頭來道：「笑什麼？」梅小姐道：「奴聞人家的蓮花痔發在糞門上，這大秀的痔怎麼發在鼻尖上？」引得眾人一齊笑起來。錢子乾只道江湖子弟戲耍慣了的，卻不怪他，又見梅英生得玉筍般一個身材，不覺又淫心蕩漾的笑道：「爾有甚麼好曲兒唱只我聽，我重重賞爾。」梅英遂敲起鑼兒，梅小姐遂打起鼓來，打了一陣，梅小姐引喉，才唱得一句：「姐也兒，」錢子乾把手亂搖道：「不要爾唱，待爾這哥兒唱。」梅英遂接著唱道：

鳳陽來，看盡許多王孫貴客，半是庸才。那有得如相公，風流氣概，個儻情懷。

憐芳也，路雪尋梅合歸來，不是牙牌，就是詩牌。

錢子乾看那梅英，雖然白晰可愛，卻見他氣宇軒昂，凜乎不可犯，猛地想著博羅一段，恐怕又惹出事來出醜，一片淫心也就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及後聽見梅英獎譽他風流，獎譽他個儻，也還是個本分的事，末後聽見獎譽他一個詩字，不覺笑逐眉開，歡喜得了不得。原來錢子乾雖倚著銀子買了個秀才，肚子裡卻無一物，那做詩做文的事全然不通。從來不通的人，偏要裝做通的模樣，去騙那村牛瞎子，圖他說句斯文中稱譽，偏是那村牛瞎子，遇著個富貴人兒，就如遇了神仙一般，見了個文人詩客，就如見了乞丐的一般，故遇著子乾，不是說他功名顯達，就是說他田連阡陌，總無人說他一句文人詩伯的。子乾又不好囑托得人不要說他是個財翁，要說他是個才子，只在人前或買部書兒，或買管筆兒，隱示他是個文人墨客的意思，無奈那村牛耳窟裡、眼眶裡、心坎裡都是富貴兩字，塞得沒縫，見子乾買部書兒也只道他銀子豐熟，買管筆兒也只說他錢財廣用，氣得個子乾叫苦不過。正是：「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得。」今日聽見梅英譽他不是牙牌就是詩牌，半生啞謎被他一屁彈著，那得不喜！忙跳起身來，執著梅英的手道：「兄真錢子乾之知己也！今晚准要請到舍下小酌幾杯。」梅小姐只道他又起了是麼邪心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相公，奴姐弟兩個是沒個仗的，不要去罷，去時恐怕衝撞相公不便。」錢子乾道：「走江湖的子弟，是極通鄉情的，那致衝撞人？今晚決辭不得！」梅英向梅小姐道：「姐姐如何？」梅小姐道：「既承雅意，不可不往。」子乾大喜道：「還是姐姐爽利。」三人相遜出店，來到街上，敘禮坐下。小廝獻上茶來，吃罷，內面走出一個丫頭，對著錢子乾道：「姑娘與大秀娘，聞得花鼓姐唱得好曲，要請進內院唱隻歌兒。」

子乾未答，梅小姐起身道：「奴也要進裡面向大秀娘、姑娘們見個禮兒，有甚不好？」走近前來，攜著丫環的手向裡面就走。到了內堂，看那錢大秀娘子，年約二十餘，顏色也中中，再看那錢姑娘，年約十六七歲，生得真個：

淡白梨花面，輕凝楊柳腰。擬蘭花解語，比玉韻偏饒。

三人見禮坐下，丫環捧上茶來，錢姑娘不轉睛的把梅小姐呆看，梅小姐看見，笑嘻嘻的唱道：

妹也兒，鳳陽來。看殺許多娥眉粉綠，絕少珠胎。那有得如姑娘天然秀美，不假安排。

風情也，占斷寒梅合奇哉，不羨天台，那數陽台。

錢姑娘姑嫂兩個，聽梅小姐唱得悠揚婉轉，清音沁骨，不覺大喜，就留住任在內，不肯放他出來。夜中，錢姑娘就留梅小姐同宿，二人極講得來，今且不表。再表梅英坐在堂上，見廊下放著許多弓箭刀石，知錢子乾也好武事，因指問道：「那弓刀是大秀用的麼？」錢子乾遂自譽道：「小弟別無所長，惟此弓馬頗為入府生童所推服。」梅英見他誇口，要試他才學，遂奉承道：「觀大秀尊軀雄偉，自然是個英雄，敢求大秀賜教一二？也不負小弟得謁尊顏一番奇遇。」子乾聞言，技癢難禁，立起身來道：「但恐貽笑大方，若不鄙嫌，請兄到射圃請教。」

梅英大喜，相攜至圃。子乾取張百石弓來，抽箭在手，也不推讓，竟自射了三箭，雖都能插在皮上，卻不能射中紅心。梅英微笑道：「果然好射法，養由基不是過也！」錢子乾聞梅英極口稱譽，不覺躊躇滿志。梅英接過弓來道：「待小弟請教三枝如何？」錢子乾道：「兄如會射，不妨。」梅英搭上箭挽開弓，用連珠射去，枝枝皆透紅穿革而過，驚得錢子乾倒身下拜道：「小弟肉眼不識英雄，妄自矜伐，內愧欲死！」梅英忙扶起道：「小技獻醜，勿哂足矣，何用過謙！」二人轉至堂上，錢子乾不勝起敬，整席款待。

次日，梅英請梅小姐出來，作別起身。錢子乾苦留不住，送至莊外而別，梅英遂逕取肇慶路上來。行了數日，已至肇慶，見城上旌旗佈滿，城門上坐著一個千總，在那裡盤詰出入，看見梅英兩個撞進城來，喝令兵丁擋住，不容進去。梅英道：「小的是打花鼓的。」千總喝道：「爾不見示諭麼！凡異言異服之人，盡宜查拿送究！我不看爾是打花鼓的，就拿爾到軍門治罪！」梅英笑道：「小的衝州撞府，就是南京燕京也一年撞他三五遍，不曾見爾這個小去處，偏恁般作威作福！」千總大怒，喝令軍士：「與我拿下！」梅英見不是頭，掉轉身去了出來。看官，爾道天馬山人馬尚未動，怎麼肇慶就守得恁般嚴密？原來是嘉桂山鄧彪的計策，暗使人一路布散流言，假說天馬山五花賊要來爭取廣城，縮胸聞知，恐怕先有細作到來潛伏，故行此牌到各處關津渡口，嚴加提防，察拿語面生疏之人。若不是這個千總煞有鄉情，梅英言詞間，適也被拿了。

閒話休題，且表梅英兄弟商議道：「既進城不得，留此也無益，不如回去再作計議。」梅小姐道：「弟言大是。」遂取路而回。來至六步，見許多百姓負男背女，一隊一隊蜂擁而來，都言天馬山大隊人馬殺來了，號哭之聲一路不絕。就有一班無賴棍徒成群結隊，假稱天馬山大王，乘風搶劫財物，擄掠子女。梅英兩個行至越城，忽見一隊強徒攔住一隊百姓，大叫：「天馬山全伙在此！知事的，快把財帛婦女們放下，饒爾去！」執著軍器，耀武揚威的在那裡。梅英兄弟兩個聽見，勃然大怒道：「狂徒乃敢如此敗孤名色！」各取出流星錘，向當頭一個面門打去，早已頭破腦裂，死於非命。眾強徒齊喊一聲，拋了百姓，一擁上前。梅英兄弟把錘使動，打得二三百強徒如風掃殘雲雨打敗葉一般，東躲西歪，走得沒命。強徒已散，車子內爬起一個女子，來看梅小姐，大喊道：「姐姐救奴！」梅小姐急上前一一看，原來是錢姑娘一家，因聞得天馬山大隊殺下山來，鄰舍盡皆逃竄，錢子乾慌了，收拾家貲把車兒載了，又取一輪車子裝載他姑嫂兩個，自家騎了馬，喚集二三十家人，要往肇慶表兄楊千總處避賊，未至越城，撞出一伙強徒攔住，子乾驚得倒撞下馬來，幸遇梅小姐兩個，救了一家性命。梅英見子乾伏在地下打顫，連忙向前扶起。子乾見賊徒打散，方才定神，向梅英兄弟拜謝。錢姑娘手挽住梅小姐大哭道：「姐姐送奴到肇慶則個！」梅小姐道：「肇慶城中盤詰嚴密，怎麼進得去！」錢子乾道：「小弟有個表兄在那裡做千總，小弟已先著人到彼通知，叫他出城來接。」梅小姐大喜道：「如此極好，奴兩個也要進城避賊，無奈這些髒狗不容異省人進去。今姑娘既要奴兩個相送，乞姑娘把兩身衣服與奴兩個換了，方可送爾進城去。」錢姑娘大喜，忙取出衣服兩套與梅小姐二人換了，認作一家人，往肇慶來。到得城門，楊千總早已在那裡相候。錢子乾下馬，上前相見了，楊千總來與把門官說知備細，錢子乾又送上門包，把門官就令放進城去。尋下一所房子，留梅小姐二人一同住下不題。

且說督府縮胸，聞得鄧彪流言，心中大驚，忙行牌到各處關津要地，嚴加提備，聚集多官商議禦敵之策。議猶未定，德慶、肇慶諸處告急文書，真個雪片般飛報將來，道：「天馬山起了六十萬兵殺下山來了。」驚得縮胸面如土色，無計可施。巡撫戴耀，夜叩軍門請見道：「事逼矣！大人可速發兵往據六步，堅壁清野，勿與賊戰，使之進無所得，退無所掠，然後乘其返歸，躡而擊之，可獲全勝。若徘徊觀望，狐疑不決，肇慶一搖，省城可憂矣！」縮胸方憬然道：「先生金石之論也。」隨發兵三十萬，水陸並進，又檄肇慶總兵杜崧，夜馳至六步，先據住要路，以俟大兵到來，紮下五個大寨，立柵挑塹，內設強弩銃炮。佈置才完，一聲炮響，天馬山人馬已卷地殺來，官軍見之，莫不股栗。到了柵邊，就來攻柵，縮胸忙叫放銃，軍士忙把佛朗機燃著數百個，轟天的隔柵打去，萬人敵方才鳴金，退下一里外紮營。次日，率眾又來攻擊，怎奈官軍寨柵堅固，銃弩利害，一連攻擊三日，總不能進，無計可施。聞軍師已到，出寨迎接，至軍中坐下，諸葛同問道：「近日曾交戰否？」萬人敵道：「官軍總不出戰，末將率兵攻柵，怎奈他銃炮利害，人馬不能近。專候軍師到來計議。」諸葛同聽了，起身出營，坐了一個四輪車兒，帶了驍將數人，到柵邊看了一回，轉到寨中坐下，吩咐鐵老虎、石春白各帶精兵五萬人退至越城左右，遠遠埋伏，聽候號炮，石將軍先出，截住官軍歸路，鐵將軍橫擊其陣，以蹂躪之。萬人敵帶懦弱五千，俟錦囊到來，依計誘敵出戰。又付裨將錦囊一個，潛會銅貓公依計而行。一一吩咐畢，自與宋金剛統領大隊人馬退至馬墟扎住了，隨差裨將十員，各帶兵三千到鄉間擄取百姓，不論強弱，擄滿六千人便來回話。眾將得令，各各分頭行事。

不消三日，紛紛解百姓到中軍來交納。諸葛同一用好言撫慰，當賜酒食畢，將百姓分作三營，每二千人為一營。又令百姓中，有豪傑敢為元帥者，許報名來升賞。軍令一下，百姓中就有那一等暴傑子弟好做賊的出來報名，諸葛同酌量人品軒昂的，選出三個為元帥，賞他金盔雉尾、錦袍銀鎧、馬匹軍器，分領民兵，餘俱號為將軍。皆躍躍歡喜，出至民寨，高坐帳中，點視民兵，作威作福，要百姓呼他為大王。到了次日，諸葛同喚宋金剛，附耳說了幾句，付一錦囊，叫他押二千民兵到萬人敵營中來，將錦囊並密語與萬人敵說了，忙出營迎接民帥，置酒款待，極口奉承，民帥自以破敵自任。宋金剛辭回。次日，萬人敵同民帥來至柵前，辱罵了一日，縮胸總不出來，萬人敵只得收兵。次日，又率民帥到柵前罵了一回，官軍不出。萬人敵叫兵士擄掠牛酒，就柵前解衣痛飲，有醉而嘔吐者，官軍總是不理。第三日，萬人敵吩咐兵士到各鄉擄取婦女五六百人，就柵前解去衣服，對柵輪姦，死者就丟在官軍柵前暫內。官軍見者，莫不掩面悲啼。

內中激惱了一個好漢，姓楊名傑，就是前日縮胸升他作巡瑤觀察的，當時見此慘毒，憤激起來，挺身到縮胸政前請戰。縮胸道：

「瑤人凶鋒正銳，如此舉動又怕有計，其宜嚴加守禦，待他糧盡，無處擄掠，自會退去，然後舉兵追擊，必無不勝，此陸遜破劉備之策也，將軍宜靜以待之。」楊傑道：「大人差矣！瑤人因民為糧，豈可以比劉備？若待他糧盡而後擊之，竊恐西道民人無噍類矣！願大人視民如子，急救厄危，卑職願為前驅，死而不怨！」縮胸因荔坡一戰，李公主以八百人破他二十萬眾，聞著瑤人二字未免心怯，況五花賊比嘉桂山又加凶狠的，今起六十萬人馬來，那得不驚？故此任爾怎樣說他，他總不許。楊傑奮然道：「大人不肯出戰，乞發兵三萬與卑職，試探敵人強弱如何，大人再行發兵可也。」

縮胸見他肯自家去試敵，也就依他，發兵三萬開壁出戰。萬人敵見官軍出戰大喜，忙招兵退至一箭之地，扎住陣腳，讓官兵出來，擺成陣勢。見楊傑驟馬提刀殺過來，萬人敵忙叫民帥上前迎敵。原來楊傑雖一時奮激出來，自家卻無甚本事，見個金盔銀鎧的殺將來，只道是個瑤王，必然好手勢，未免手忙腳亂，打個衝鋒過去。一來一往，戰了三四合，見敵將武藝比自家還減十分，遂大著膽，舉刀向敵將奮力斫來，那將措不及手，被楊傑劈作兩片去了。楊傑用力太猛，連敵將坐下的馬背也斫了一個透明窗。楊傑此時心中大喜，把刀一招，官軍一擁殺過來。萬人敵棄了民兵，丟盔棄甲而逃。那民兵驚得呆了，要走時，兩腳就如生了根一般，那裡移得動！官兵趕至而前舉刀亂斫，二千百姓殺得不留一個。楊傑打超得勝鼓而回，進至中軍，縮胸起身迎接道：「今日不是將軍忠心為國自來請戰，本院幾乎失一英雄。」說畢，賜酒三杯，即擢為左哨游擊，楊傑大喜。次日，萬人敵著人到軍師處請兵，諸葛同又撥民兵二千到來寨前搦戰。楊傑挺然請戰，縮胸又分兵三萬與他，開壁殺出，見了敵將大喝道：「殺不盡的賊瑤，今日須殺兩片甲不回！」舞刀躍馬直衝過來。萬人敵又使民帥出迎，戰不兩合，被楊傑一刀斬於馬下，軍官見楊傑又勝了，一擁上前，萬人敵撥馬便走，瑤兵如獲獠一般，飛也似去了，只剩二千百姓跌作一堆，任官兵斫瓜切菜一般，殺個罄盡。楊傑又打起得勝鼓，令軍士齊唱道：

天子有道，督府有德。瑤蠻雖強，累戰累北。

督府有德，天子有道。滅此醜虜，如掃枯槁。

縮胸親出至柵門迎接，攜楊傑手並馬而行。至中軍坐下道：「若得諸將盡如將軍英雄，何難滅此朝食乎！」說畢，加升為參將。帳下諸將見楊傑兩日升至參將，不覺心癢起來。次日，聞得賊兵又來柵前搦戰，遂齊聲道：「卑職等俱願出戰！」縮胸見眾將已奮，心中暗喜道：「軍心已奮，可以一戰矣！」遂向眾將道：「爾眾位將軍俱願出戰，本院當盡起五寨之兵，親執袍鼓，與瑤賊一決雌雄！將軍各宜努力向前，有一功就賞一功，如楊將軍故事，決不食言！」眾將大喜，各各磨拳擦掌，聽候調撥。縮胸依先撥三萬人馬與楊傑，開壁先出，大兵陸續出寨，擺成陣勢。門旗開處，楊傑躍馬大呼道：「有膽的盡跟我來！」諸軍齊喊一聲，一齊衝過陣來。萬人敵不待交鋒，撥馬便走。楊傑大叫道：「賊將休走！」正趕間，衝出一隊兵來，為首一個金盔銀鎧，躍馬來迎，被楊傑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。軍士一擁上前，二千百姓又被官兵殺得乾乾淨淨。楊傑一馬當先，飛趕前去。縮胸見楊傑連勝兩陣，驅動大軍隨後趕來，下令軍中：進前一步有賞，退後一步者斬。軍士得令，如風馳電閃向前追趕。正趕間，一聲炮響，諸葛同帥領宋金剛攔住去路。楊傑咬牙切齒的道：「賊奴看刀！」金剛亦怒道：「爾這個真強盜，不要走！」只一合，把楊傑挑個前心透後，死於馬下。

官兵大喊一聲，退後便走，諸葛同揮動三軍隨後掩殺。官軍自相踐踏，縮胸大驚，急傳後軍退走時，一聲炮響，一彪軍截住去路。縮胸正慌忙，一彪軍橫衝入來，勢不可擋，縱鐵騎縱橫蹂躪，殺得官軍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河。縮胸走投無路，匹馬向南而走。正走間，一將天神般攔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天馬山先鋒萬人敵在此！」舉槍便刺，縮胸大呼一聲，翻身跌下馬來。忽一將衝來，大叫道：「主帥勿慌！陳高在此。」舉刀接住萬人敵，力戰五六十合，被萬人敵一槍刺死。縮胸棄了冠袍，雜在敗軍中而逃。逃至柵前，見煙火冲天而起。原來被銅貓公用崑崙奴伏在水中，鑿漏橫江戰船，官兵大噪起來，貓公乘勢衝擊，破去水寨官兵，殺上岸來，從乾柵後殺進，放起火來，五寨糧草被燒一空。縮胸不敢進柵，向北而逃，忽一彪軍截出，大叫一聲道：「天亡我也！」一交跌在地下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竹園評曰：文宜逆而不宜順，如前回扯出錢子乾，不過為此回進城張本。一經打後，更無可轉手處，文偏於無可轉手處轉得如行雲流水，渾然無跡，斯為化工之文。又，他見了就如眼中生出個釘句，預為此回不認梅小姐伏根。

西園曰：梅小姐煞是風流，看來一鼓一歌，絕不檢點，若貴兒尚不免道學氣。

張綱吾：楊傑一段，看來真是寫生手。